1944年12月24日，一架日军飞机坠落沿浦（时属平阳，今属苍南）。这架日机是因何故坠落，从何处而来，是来侦察、轰炸，还是在运输人员物资，机上人员为何最终自杀，飞机的零部件、机上文件又去了哪里……笔者根据温州档案馆所藏沿浦坠落日机专题卷宗及其他相关史料，藉此廓清此事的基本轮廓，但也有诸多谜团仍有待进一步破解——

# 1944年日军飞机坠落沿浦之谜

王长明 何明敏 蒋经飞

## 轰炸机还是战斗机？遇故障还是被击伤？

根据当时平阳县政府的报告，这架日机于当天17时坠落沿浦盐场(下才分所)盐围外的海涂中，机上四人向福建福鼎沙埕潜逃，有轻机枪四挺，已缴获，福鼎嵛山岛一带的伪军（当指伪“福建和平救国军”之类）企图派艇救援。日军飞机也时来盘旋寻觅，平阳方面一边派兵一中队看守，一边招寻熟手技工从速拆卸。经现场勘验发现，该机为一〇〇式单翼双发动二型陆重轰炸机（日军简称“百式重爆”），马力1450匹，机身号码3629，由南方坠落。该机长16.5米，高4.25米，翼展20.42米，空载重量6.5吨，可谓庞然大物，迫降于海滩上，自然深陷于泥涂中。该机上部并无枪炮伤痕，下部陷泥中，候令取起后才能查明。后经中国空军第十三总站技士验明，该机因发动机发生故障而迫降。

与官方说法不同，次年3月5日，一位署名“范志益”自称马站区住民的人报称：“盟军在闽境霞埔（即霞浦）附近围击敌机三架，当时命中敌机要害，击落两架。其余敌之新型战斗机一架因受伤不重尚能苟延，片刻逸至本省平阳县辖境内马站区上空，终因汽缸被击，不能支持，降落于该区沿埔（即沿浦）海滩中。”据1999年版《霞浦县志》1944年12月18日，日寇战斗机两架坠落在罗汉溪沙滩，一架坠毁时飞行员当场摔死，另一架应该是迫降成功，一名大尉飞行员被霞浦群众俘获，其时间与沿浦坠机时间上相隔六天，其与沿浦坠机有无关联待考。

## 日机为何事而来？从何处而来？

坠机机件清册载明：机上未发现航空炸弹，且该机额定乘员八人（包括驾驶、副驾驶、投弹手、机枪手等），而该机迫降时实有乘员四人，也没有发现战斗机护航，难以正常执行轰炸任务。另一方面，二战后期因日军失去制空权，很少出动该机型执行轰炸任务，该机型虽然载弹量不大，但自卫火力很强，在战争后期主要用来运载重要物资，迫降日机上的公务货运打折券也印证了这一点。总体来说，该机此次执行轰炸任务的可能性极小。

机上残留文件清单显示有日军中央航空路部和该部台湾管区第七保安中队台北小队的大量资料，这能够说明该机从台湾飞来。1944年日军第三次侵占温州地区后，在乐清磐石建造军用机场，作为其应对美军可能登陆台湾时的航空作战基地。磐石机场从是年10月20日开工，到次年1月20日完工，迫降发生时，正当磐石机场工程进入尾声。那么，温州与台湾的日军完全有可能就此事保持联络。但是，保安中队属于地勤部队，轰炸机属于飞行部队，前者的文件为何被大量带上后者的飞机呢？

## 机上有何神秘人物？

1月7日，平阳县政府报告：潜逃的四名机上人员5日下午在昌禅乡苦阳山（今矾山镇昌禅社区高垟山）被包围，四人自杀。这意味着机上人员并没有从按平阳方面最初的报告所说，由沿浦向南往紧邻的福建福鼎方向逃窜，而是向北往温州城区方向潜行了约三十公里。

根据该机残留文件清单，机上还发现了训示、训令、慰劳信、名片等。在战争末期，日军也不时派员到各地传达高级将领的训示、训令，鼓舞士气，那么该机上是否也有人承担着这样的任务呢？就在迫降事件发生同期，日本南方军特别情报部长、电讯专家工藤胜彦被宣布在1945年1月4日战死于中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毕业，因在“九一八”事变时破译大量中国密电，成为日本陆军首个获得勋章的情报军官）。这与迫降日机上四人被围自杀时间仅一天之差，并且因公开史料极少，其死亡仍是迷雾重重。再者电讯专家、特情部长直接参战的可能性极小，他1月4日战死中国之说尚不能排除事后推定或夸饰的可能，平阳方面事后报告机上四人自杀时间亦存在误差的可能。

不但在死亡时间上高度重合，而且机上大量文件又与工藤所从事的电讯工作直接有关，那么他是不是那四个自杀的日本人其中之一呢？而工藤作为南方军的特情部长，其驻防地为东南亚，台湾与浙闽均非其防区，他如果此时真的来这里，又有何特殊任务呢？但是二战后期美军曾有意登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建立攻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并截断敌在南洋及大陆交通线，日军为阻止美军登陆于未然，于1944年侵占温州、福州，并增兵厦门由此，日军驻东南亚与驻台、浙、闽部队之间联络往来亦有可能。

## 或是自杀式作战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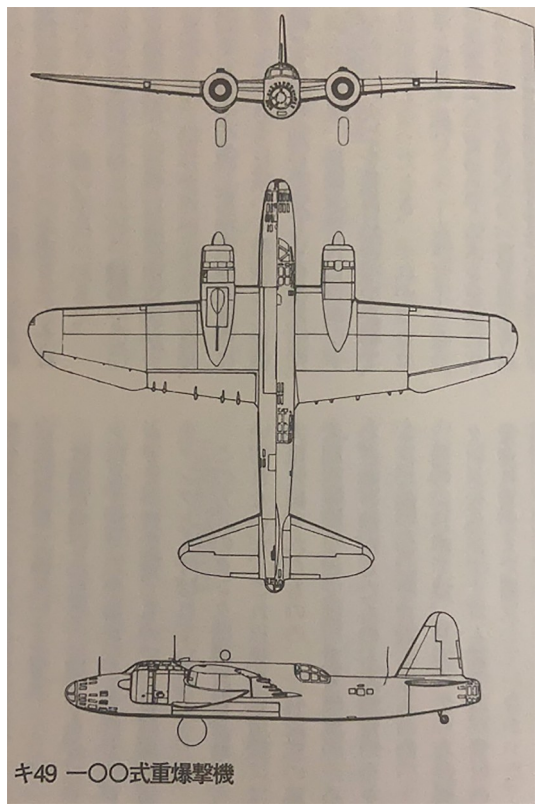
不过，由于该机正常执行任务时，除去驾驶与副驾驶外，至少还应有一人操纵机枪，最好还有一人操纵机关炮，否则难保安全。这也就是说机上四人有可能都是机组人员。如果既不执行轰炸任务，又不运送物资（机上未发现航弹与货物），那么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在轰炸或运送任务完成后，返航途中失事了？

这就必须从百式重爆机在二战末期的分布与“特殊任务”来做分析。百式重爆机集中出现在浙闽台地区是1944年10月开始的第二次菲律宾战役期间，分属于日军七十四、九十五、六十二战队。当时，前两个战队共计56架百式重爆经停台湾，飞抵菲律宾。遭到美军猛烈打击，到12月13日仅剩九架。次日，以残存飞机编成“菊水特攻队”，以图自杀式撞击美舰，被美军中途全灭。第六十二战队32架百式重爆因在菲律宾战役损失惨重，已丧失战力，先撤至海南海口，同年12月19日又从海口移驻台湾嘉义，从12月下旬到次年2月上旬，由嘉义逐次飞回日本。次年仍以百式重爆参加了冲绳海域的自杀式特攻作战。迫降沿浦日机的正在台湾至日本的航路附近。百式重爆的常规乘员是七至八人，但是在自杀式特攻作战时，为将伤亡减至最低，仅有四至五人，这与沿浦发现的日机乘员人数吻合。此外，迫降沿浦日机的编号为“3629”，百式二型重爆仅687架，“36”开头的应是最后制造的一批。综上，沿浦日机有可能来自飞行第六十二战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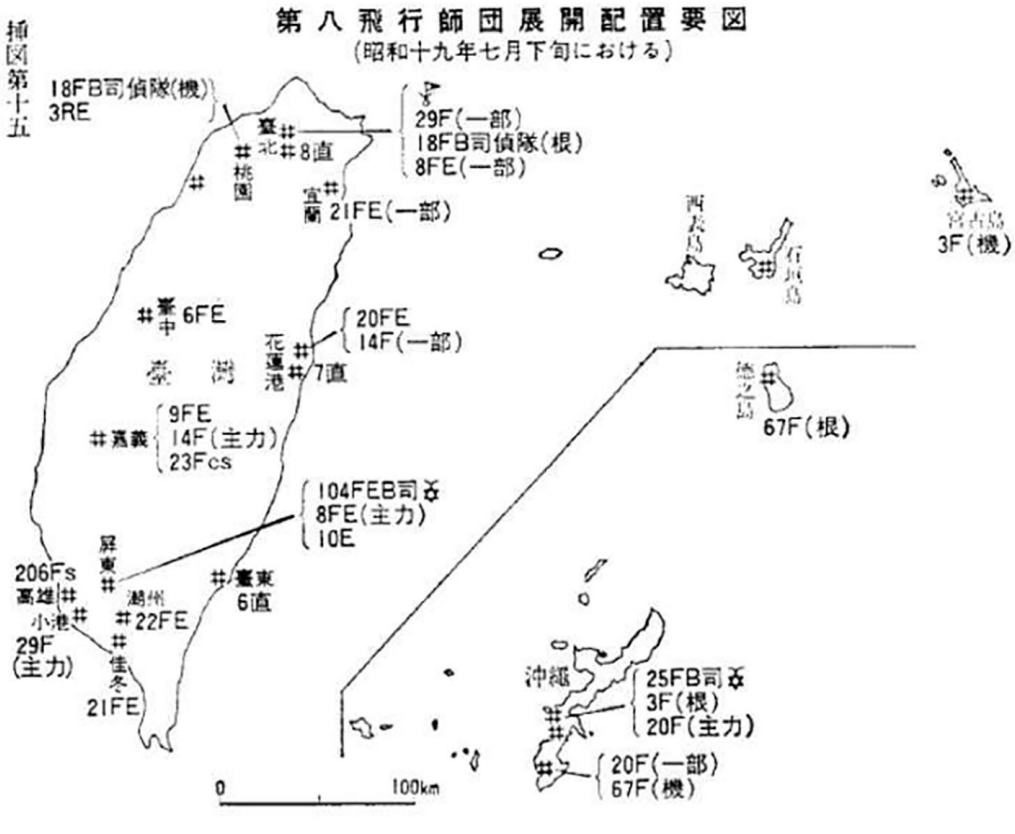
## 美方获取文件资料 中方拆得机件

由于军机拆卸的专业技术要求，温州方面请求中国空军十三总站派员前来。就在此时，两位美军人员柏登、马庭柯于1月下旬来到平阳，将沿浦敌机之零物、文件、航空地图及航员自杀后摄取之照片，及机枪座壹具取走。温州专员公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告此事，并附呈清单一份，清单后有马亭柯、柏登二人英文签名。顾祝同获悉此事后复电：“本部并未派美方人员拆卸”，“文件准抄录副本交美方人员参考，原件速呈本部。机件暂交与候另令处理。”平阳县政府报称：“美军官来平阳前，曾由钧署赵秘书电话饬为招待。该军官等持有长官部差假证，系来视察沿浦坠机，并非拆卸。”此事如何了结，未查到相关文献。从美方人员坚索机上文件来看，他们似乎很看重其价值，毕竟这是日军比较新式的重型轰炸机。

机上文件最终交予美方后，2月28日平阳县政府报告温州专署：“查前坠落本县沿浦涂中敌机一架，经准空军第十三总站航申第六五七号代电饬派机械军士长胡璟前来拆运，现已全部拆卸完竣，由马站区署转运来府。除机身一个、机翼两扇、发动机两具因体积庞大、道路崎岖，无法起运，经令饬马站区署转令蒲城乡公所负责保管候用，其余零件造具清册，悉数交由军士长胡璟运返建瓯。”该清册载明送解中国空军的主要是各类机件：如发电机、电动机、受信机、汽油筒到电线、罗盘、螺旋桨叶、子弹箱等等。至于这些文件、机件后来又去了哪里，则不得而知。




Ki-49型即一〇〇式重轰炸机，刘谷正意，《日本陆军试作机物语》，日本 光人社，2007年出版。




1944年7月下旬，驻台湾日本陆军航空部队部署及机场分布图。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冲绳·台湾·硫黄岛方面陆军航空作战》，1970年，第84页。